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

15

东 线

DONG XIAN

(二)

黎小江 主编



广州出版社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东 线

(二)

黎小江 主编

汪光明
曹林平 编著

广 州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/ 黎小江主编. — 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4.5

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I. 中… II. 黎… III. 文学—军事—中国

中国军事文学 东线 (二) (15)

出版者: 广州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赵辛予 封面设计: 蒙复旦

责任校对: 容晓风

发行者: 新华书店

印刷者: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468

版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定价: 988.80 元 (全 55 册)

二八

人民军小队长廉金泰，一早就动手扎起彩门来。在他们背后，通往主阵地的路上，栽了两根杆子，上面绑了一根横木，用松枝和各种各样的小枝叶编织起来。搞了半天，总看着有些单调，都是绿色的，应当再加上些带红色的东西：“现在到哪里去找呢？”前几天在阵地前面有一棵小枫树，长着红叶子，眼看着叫敌人一颗炮弹给打毁了。春天多好，到处是杜鹃花，现在却是秋天。忽然有一丛耀眼的东西闪了一下，他高兴极了，把李永和叫来：“你去一趟，看见吗？那里，多好看，那么多花，竟没有发现它。”他指给李永和看。不远，就在阵地背后山脚下，阴湿的地方，生着那么多黄色的、雪青色的、粉红色的小野菊，看去好像一片好看的星儿。还有些大朵的花，长得很高，雪白的花瓣，黄绿色的花芯，叫不出什么名字。在山坡的杂草中间，有几株野百合花，和一片鲜明的金红色的金盏花，真像一支支的小金盏放在绿色的托盘里。

战士们走了之后，他动手搞彩门，把一枝枝的叶子插上去，两边用松枝，当中用橡叶，做成一块横扁的花边，尽量地弄得好一些，这是为了友谊。

入夜，敌人炮火更加紧了。廉金泰接到通知：“敌人攻势开

始了。”

廉金泰想：“必须再坚持三天，这一点要向战士说明。”当然他们只有五个人了，谁都明白，这情况是多么难。他向战士们说：“按照我们双方司令部的议定，他们在接防前三天进入阵地，构筑工事。现在敌人已经开始攻击前的炮火射击，我们必须再坚持三天，到正式接防的日期：十月十号。”

就在这一夜，志愿军部队从各条道上向前运动了。进入主阵地之后，就开始向前沿伸展。忽然有一个人民军战士叫了一声，用手一指，人们都看见了。有一队人顺主阵地小路下来了。廉金泰向前边派了监视哨，他抱着花束，带着战士奔到彩门跟前。唐仲勋带着他的班走上来。一见面，人民军举着枪，挥舞着花束扑上去，双方汇合了，一到跟前人们就一个个地拥抱起来了。

敌人用炮轰击，爆炸声使山峦跳动，滚热的气浪在冲击他们，弹片在他们头上呼叫着，可是什么也不能惊散他们，什么也不能把他们拆开。人们抱得更紧，更有力，对这一切更是无所畏惧。在人们久经风霜的脸上，流着遏止不住的激动的泪。只有经过了长途跋涉，从一个国度来到另一个国度，越过万水千山，披星戴月，宿露餐风，突破重重困难，赶到这里，人们才能体会到这种感情。只有拼死拼活的战斗，在枪林弹雨下，雨淋日晒，每天接触鲜血和死亡的人，当敌人逐步侵入自己的国土，经过残酷的战斗活下来的人，才能体会到这种感情。此刻感到这种友谊的力量和幸福，这时会忘了世界上的一切。

唐仲勋热泪奔流。他是兴奋得太厉害了，在连里挨了一顿骂，到这里又遇到这种情形，他僵硬了的心融化了，几乎兴奋地

哭泣。他并不掩饰这一切，拥抱了这个又拥抱那个，心里在骂着自己“我为什么要问那一句呢？那是什么意思呢？”现在什么力量都不能把他从这里赶开，哪怕是向后退半步……

廉金泰和战士们先前是喊着扑上去，好像身边没有战争。可是一拥抱在一起，大家都静下来。只有激动的不均匀的呼吸，这是永不会平静的，心跳得也越猛烈了！这样一直待了几分钟。廉金泰一下提起自动枪向敌人阵地扫了一排子弹，一条火练划破夜空飞向敌人阵地。鸣枪祝贺他们前沿上的会师，也为了向敌人示威。放了枪之后又跑回来，人们再一次地拥抱在一起，此刻没有别的动作能表达人们的情感了，没有别的动作能发挥人们此时此刻心里的冲动和友谊的激情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

唐仲勋把身上的东西都解下来，一点不高兴的样子都没有了，也不怪连长的骂了。这不是对于自己的损伤，倒叫他更安心了。这就是他班的阵地，从过了鸭绿江之后就盼望着的这块阵地，现在来到了。可是战士们还在背着东西，他说：“还背着干什么呢？放下吧！同志们，这就到了，这就是。”人们放下东西。唐仲勋觉得这时应当说几句话。把人们集拢来说：“同志们，这就是咱们的阵地，大家看见了吧！”叫每个人都看过。“前进一尺，绝不能后退一寸，阻不住敌人，没脸见朝鲜人民，没脸见咱们的祖国。”

人们一个个立正，挺直了身子。

连夜抢筑工事。情况是千变万化的，难以预料一分钟以后的事，情况会跟着每一分钟的变化而复杂起来。一排排的炮弹倾泻在我军阵地上，一开始觉得山在跳，尔后觉得山在发抖，最

后是猛烈地颠簸起来。一座森林，一会儿就给炮火削平了。

唐仲勋和连里通了两次话，两次都是问的工事的情形。唐仲勋听出是连长的声音，他非常着急：“加紧搞，不能姑息部队，这时候姑息部队，一会儿就要流血死人的。”唐仲勋每次听了话回来，心情都是沉重的，把阵地看了一遍，分开地区：“先搞单人掩体，然后再连接起来，副班长带两个人去山后打隐蔽部，搞好存放弹药、粮食的地方。”他向副班长说：“这工作要快点搞成，把弹药搬进去，我们人也有了住的地方了。”

天明前两小时，这些工作搞成了。他们打开水壶、饼干、炒面、牛肉干，把廉金泰、李永和他们五个人都找来，吸着烟，蹲在土洞里。外面落着炮弹。

王坤问道：“班长，美国兵真的铺着毯子打仗吗？”

唐仲勋瞪他一眼：“那是胡说。给你，吃这块牛肉干。”

廉金泰问志愿军这一路上的情形，住的什么村子？唐仲勋摇摇头，痛苦地说：“没有村子了，一路都住的森林、露营。”

人民军战士都沉默了，呆呆地看着外面。廉金泰紧握住唐仲勋的手说：“你们辛苦了。”

姜万杰说他们经过一个矿山，有些房子。他们就住在一家人民军军属家里。人民军战士们都兴奋了，互相笑了笑，意思是说：“那矿山几乎都是军属。”这些人民军战士，就是年轻的矿工。但他们没有打断姜万杰的话，一直谈到女主人叫朴金玉。姜万杰看出了廉金泰脸上的表情起着说不出的变化。他低声地向班长说：“你问问，朴金玉的丈夫也叫廉金泰。”

廉金泰静静地听着，看每个人的表情。他也体会到这种幸福，感激自己的妻子。直到人们提到：“部队出发时，朴金玉送人

们时掉了泪，他的小儿子和志愿军叔叔握了手，”他的眼湿润了，站起来走出去。

天明时，敌人炮火猛烈地射击了一阵，转向我阵地纵深轰击。前沿上突然洒来一阵重机关枪的弹雨，敌人在烟雾里时隐时现，成群地奔跑，通过一片河床，一直向小山上扑来。

姜万杰走近唐仲勋，唐仲勋用手势叫他卧倒。他凑近班长跟前小声说：“我们参加不参加战斗？班长……”

唐仲勋说：“不慌，沉着些。”

姜万杰说：“敌人马上就要上来了。”

唐仲勋不快地皱皱眉，说：“不是还没上来吗？不要叫，我们的任务是做工事。”

姜万杰不满意地喃喃着说：“敌人就要上来了……”

唐仲勋把他撵走：“离开点，不要一下子干掉咱们两个。”

姜万杰往回爬了一段路又返回身来，带着质问的口气问道：“我们就看着吗？”

唐仲勋生气了：“谁说的？”

唐仲勋的地位是很难处的，敌人的攻势一旦展开就不是简单的攻击，从炮火的猛烈就可以看到这一点。给他们的任务是构筑三天阵地，十日正式接防，可是怎么好看着人民军打仗而自己插手呢？他考虑的不是眼前，而是更长远的问题，人民军下去之后阵地就是他们的，他要为这块朝鲜的土地负责，不是一两次的战斗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于是他又想到连长那可怕的愤怒。他说：“一切有我负责，你们听命令，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。”他到处看了一遍，把人们不安的情绪压下去。

敌人这次攻击很快就结束了。敌人在自动枪的射击下溃散下去。

廉金泰找到唐仲勋，坐下来吸烟，他一点畏惧和慌张都没有，样子很从容。这点使唐仲勋很佩服，姜万杰是羡慕的。廉金泰把自动枪横放在腿上说：“休息一会吧！这空子是我们休息的时间。”他向唐仲勋和所有围上来的志愿军说：“他们一开始只上来十几个人，是来试探试探我们阵地上还有活人没有？要有活人他们就很快地往下跑，他们的炮又轰起来，你看，”掩蔽部外面炮弹在落。他说：“一会儿他们又上来，再试试，就这样，一回比一回人增多，由一个排发展到一个团。他估计我们的手榴弹、子弹都消耗完了，后方被他们炮火切断，供应不上，他们会冲上一个团来，前后左右，漫山遍野都是人。我们把子弹消耗完了就不行了，要是有足够的子弹，这时候可以杀个痛快。他们的战术就是这样：一，消耗我们的弹药，侦察我们的地形和火力。二，疲乏我们人力。三，给我们前沿造成很多困难。以小的兵力侦察、试探，到连续的频繁的攻击。我们要节省人力和弹药，看他们近了，瞄准打，他们一退下去，我们就隐蔽，叫他们最后吃苦头。”

谁能数得清敌人向我军阵地撂了多少炮弹呢？一开始人们都想这样试一下，一方面想了解一个具体的数目，再一方面是解除一下心情上的孤寂。但后来都无能为力了，只见烟土一团团地翻起来，同时几十处着了炮弹，人们震得耳朵都木了。一会儿工夫阵地又被淹没在辛辣的烟土里。人们被打得满脸灰土，面色青苍。

忽然听到一声呻吟从烟土中透过来，唐仲勋顺着声音爬去，烟土扑打他的脸，那呻吟声又消失了。他很着急：“是不是死

了？”他拼命地爬，爬了五六步远，找见一个人，一看是李永和，炮弹打了他的腿，刚从土里挣扎出来。唐仲勋找到姜万杰，把李永和抬回掩蔽部里，用自己身上的裹伤包给他包扎。李永和痛苦地皱着眉，一声不哼，脸上失去了血色。看得出，他是痛苦到极点了。唐仲勋告姜万杰说：“去要电话，叫担架来。”把李永和安置好，唐仲勋又走出去，走了没多远，碰到什么东西把他摔倒了，回头一看，是副班长牺牲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，身上已经凉了。唐仲勋抓住他两手，真想大声喊叫，一下把他叫醒来，但他一点也喊不出来。抱着副班长的头，无意识的用手抚着死者的胸口，好像他不是死，而是睡着了。烦恼的事情跟着就来了，不远，他又找见一个牺牲的战士，最后找到王坤。

王坤挂彩了，石块打破了他的头。他非常害怕，看班长走来他说：“我以为只我一个人了……”眼里噙着泪，泪和灰土已经把脸弄得不像样儿了。唐仲勋给他裹住伤口，说：“忍耐一下，晚上把你送回去。”

王坤说：“我不下去。”就呜呜地哭起来。

王坤是怕把他送到后边去，唐仲勋答应不送他才不哭了。唐仲勋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，把他引到掩蔽部里去，把李永和交给他说：“在这里招呼着他。”

李永和微微睁开眼睛。唐仲勋说：“叫他招呼你。”他告诉王坤：“停一会儿给他一口水喝。”说罢又走出去了。“怎么办呢？”他愣住在想。

敌人增加到一个营的兵力了，廉金泰他们已经打退敌人六次冲锋。敌人炮火的急袭一阵紧似一阵，工事摧光了，打得烟雾弥天。唐仲勋冲到电话机跟前，拼命地摇铃：“连长，连长，要连

长,我是唐仲勋。”对方答话了。唐仲勋像一挺机枪似地说着:“敌人攻得很紧,攻得很紧,什么?你听不到。”他大声喊:“阵地危险,请求把我们这个班投入战斗。”

二九

连长尚志林在电话机子跟前,弯着身子,几乎把整个胸脯盖到电话机上,好像这样挨近就能听得清楚似的。一手捂住左耳,怕被爆炸声扰乱。猛然他的脸色变了,拼命地对耳机子喊了一阵后,瞪着大眼睛呆住了……

电线被切断了,他最怕的事情就是这,前沿紧急,把部队投入战斗呢,还是怎么办?又担心着前沿联络不上,那一班人退下来怎么办呢?尚志林急忙打电话要营长,电话又转到团长那里。

尚志英这一夜都没有合眼,督促部队进入阵地后,又督促、检查做工事的情形。电话耳机一直没有离开他的手,问各地的通讯联络情况,他非常重视这一点,第一线连、前沿上都配备了电话机、信号枪,规定了联络信号。就在这烈火和浓烟笼罩之下,每条线上都穿着一串话,从指挥所到前沿,再从前沿到指挥所,电流像战争的神经,敏锐地接触着一切。他问后方的情况,卡车运输的情形,各步兵炮连的准备工作……假如马上投入战斗如何?一会儿又问各营的弹药储存量,听各营的汇报。尔后

说：“不够，差得远，继续运。”这时候的每一分钟时间都是宝贵的。敌人已经进行了八个小时的炮轰了，马上就会举行攻击。他问军务股组织运输队的情形，这已经是第二次的催促了，如果在会议上决定成立这样的组织觉得是应当的，而现在则感到是万分必要了：“这是我们身上的血液。”他郑重地说：“这支部队决定我们战斗的胜利和失败，你要冒着炮火往前方运输，源源不绝地供应，战斗起来更不能停止。”停了一下又说：“指挥打仗的是你，不是我，你明白吗？我命令射击，可是没有弹药也等于零，你的工作就是这样重要。向大家说明：辛苦一下，打完了仗再休息。”他又问机枪连出多少人。

军务股长知道团长的用意何在，是叫司、政机关起模范作用。他刚把这一队人派走，他说：“连股长们都参加了，除去绝对必要的人员都动手了。”

团长很满意，就等待着作战了。

文登里大火，烟雾漫天。

尚志英和崔相俭一同到观察所去。实际上他们的整个阵地都着了火了，美国鬼子把这里造成了一片“火海”，炮火像霹雷闪电。当他们初来看地形的时候，文登里还是完整地坐落在两山之间，入朝来第一次看到这样大而整齐的村落。尚志英曾经想：如果不是战争，这里是多么好的地方啊！背后是金刚山，右面是北汉江，有一条公路穿行这里，人可以顺着小路进山沟去玩，到处是丛林和澄清的溪水……使尚志英又想起那天的跳舞会，想到那柔和动听的音乐……忽然一阵颤栗，他的毛发都竖起来。敌人把这村镇投到火里焚烧，这村镇就毁灭在他团的阵地面前哪！他真想把全团的人集合起来，叫所有的战士都看看，然后他

走在前面，带着全团人和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。他真是气愤极了。心里说：“不管你敌人凶残到什么样子，我们一定要惩罚你。”

尚志英不知道除他以外，他全团所有的干部和战士，都站在自己的掩体上，森严地注视着这漫天的大火。岂止是文登里在燃烧，人们的心都在燃烧着大火，不管是炮兵工事上、步兵单人掩体里、指挥所、观察所、各个山头上、森林的边沿都着了火，人们的心是沉痛的，眼睛是愤怒的，什么人的笔能描绘出此刻人们心灵上的创伤啊！

敌人在上干培、下干培、干率里、梨木亭、供洞、德阳，集中了六个重炮团，轰击这样一个狭窄的缺口，远到战防里、盗贼岩、大酒店，近到前沿，包括鱼隐山、八一五高地、柏观岭、上深浦、下深浦、文登里、杨村沟、内洞里，都遭到敌人疯狂的炮击。大地震得摇晃不定，从九〇三·六高地到一二一九·八高地，全部地区都颠簸起来。

不知道敌人为什么准备了这样长的时间到现在才开始，不知道敌人为什么先大喊大叫在西线发动攻势，尔后又风驰电掣地转到东线上来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先在文登里的东西两翼展开活动，然后突然把全部力量加在这狭窄的缺口上来，从炮火上说已达到了惊人猛烈地程度。

敌人在梦想：从这里砍开一个口子，劈进来，直达元山，策应他的海军登陆，再把战争向北推进，逼向鸭绿江边。然后他们司令部里把朝鲜地图撕去，把保存好的中国地图、苏联地图展开，从安东到满洲里，从海参崴到西伯利亚，通过蒙古到贝加尔湖，直抵乌拉尔。因为在他们前面是一个小小的朝鲜，和刚刚翻身

站起来的，还没有脱离穷困状态的中国。没有优良的装备，没有坚强的设防，焉能抵挡住美帝国主义的强大炮火。用炮弹把这地区犁翻，然后开动强大的战争机器冲向前去，后面跟着从头顶武装到牙齿的步兵，不会有什么东西可以抗拒这足以毁灭人类的力量。

尚志英想：我们一定不能让敌人把这防线突破，不能叫美帝国主义者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，把杀人的屠刀高举到人类的头顶上，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停止在这里。

“电话里请示。”尚志英猛一回头，看见警卫员紧张的面孔，这时才意识到天明了，他和崔相俭走进掩蔽部。

前沿报告：“敌人步兵开始攻击了。”

尚志英期待着的事情来了，他打电话要王炳晨。

王炳晨说：“前沿上已经接触了。”

尚志英虽然等待敌人进攻已久，一得到这情况，仍然很紧张，感到成败在此一举了。事先如何的准备，估计各方面的情况，一旦接触，仍然会有多少事是难以预料地变化着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

前沿不断地来电话：“人民军伤亡很大，怎么办？请示。”

尚志英请示：“请允许我们投入战斗，敌人攻得很紧，展开了一个营的兵力了。”

人民军团长崔相俭一听站起来，撇掉大衣就往外走。他要到前沿去，有他在就有全团的阵地，尚志英一把抓住：“上哪儿去？你？……”

“到前边去。”

“你！”尚志英激动了，抓住自己的朋友。他不能让崔相俭此

时去冒险，并不是没有人，有他一个团在这里。他的两眼盯住崔相俭，手直颤抖：“来，咱们两个同时下命令。打——”

电话要王炳晨。尚志英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：“命令各前沿，打！接着打！”说完他在电话里要政治委员：“政委，向师里请示，我们投入战斗。”尔后又要副团长姚希平：“副团长吗？命令三营投入战斗，接着打。”

尚志林接到电话上的命令，他把指导员安置在连指挥所说：“你守着机子。”他自己奔向火力阵地去。

三〇

唐仲勋异常焦虑，他真想连机子带电池一下搬起来照着敌人头顶上狠命地砸下去，最后他终于慢慢地放下。联络断了，他这一班人像一个孤儿一样，和整个阵地隔绝了，尘土和烟织成了可怕的云雾压在人们头顶上。他可以丢开阵地不管吗？没有到接防的日期，他请示过，电线断了没接到作战命令，他可以什么责任都不负……他下定决心：绝不能丢掉阵地，看着人民军挨打不管，让敌人前进一步……他唐仲勋可以死去，那是没有关系的，他不能放敌人进来，与其丢了再夺回来，不如不丢给敌人。他提起自动枪，把人们召集起来说：“同志们，干吧！”

向主阵地发了信号，把副班长的自动枪和弹盘交给姜万杰。

姜万杰欢喜若狂,可有机会打击敌人了。刚一上阵地来的时候,他觉得有些怕,心神不安,但想到他的申请书,姜万杰一下就镇定下来了。他又遇见了廉金泰,看到廉金泰战斗下来之后的神情,那么沉着,不在乎,他羡慕他,于是他那么渴望着作战。一旦听到班长说:“干。”他什么都忘了,他并不知道电线断了,以为是接到了作战的命令。他趴下来就射击,自动枪颤抖着,吐出连珠的火弹。敌人逼得太近了,每一次射出去都有敌人倒下。

廉金泰心情沉重。李永和的重伤对他简直是沉重的打击,想到他们一起战斗着的日子,大胆无畏的李永和,多么生动活泼的战士,不知道害怕,不知道疲乏,永远是那么热情的领受战斗任务……又一个得力的助手离开他身边了,一边想着,一边换一个弹盘,看到唐仲勋爬来,到了他跟前,廉金泰说:“不要这样多人在阵地上,以免遭受伤亡!”说罢又射击起来。敌人正向他这里拥来。

唐仲勋爬到姜万杰跟前问道:“怎么样?心里有点底了吗?”

从他们参加战斗已经打退了敌人两次冲锋了,敌人并不顽强,一碰到枪响就往后退下去,这对于初次作战的人是很大的鼓励。姜万杰说:“有了一点了!”

唐仲勋挨近他,低声说:“我们还没有接到命令,电线断了。”

姜万杰从班长话里知道这情况是严重了。想了一下说:“连长不会责备我们的。”

唐仲勋说:“责备也不怕,我们为阵地负责。”最后说:“你留下来,我留下来,叫别人都到掩蔽部里去。”

姜万杰希望班长挨他待一会儿,唐仲勋没有注意这一点,又爬走了。姜万杰又压上了弹盘,把一切都整理得顺手一些了,感

到班长对自己的信任，大胆地依靠他，他真是感激极了，无论如何他要努力。

最后一次攻击，持续的时间最长，敌人上来一个团。换弹盘的工夫，敌人的火力展开，压得姜万杰抬不起头来了。这时敌人投上一个手榴弹来，落在姜万杰身边冒着烟。廉金泰看见，一排自动枪弹，把敌人扫倒几个，扑上去拾起那就要爆炸的手榴弹，又给敌人投回去，大叫着：“用手榴弹打！”他是提醒姜万杰。姜万杰投出了一颗反坦克用的手雷。廉金泰一下子把姜万杰按倒，手雷威力很大，把一排左右的敌人都炸倒了。姜万杰感到地把他的胸口震了一下，但他心里真高兴。廉金泰又跑回自己的工事边，敌人已经从这里往上爬，他一排自动枪弹扫过去把第一个敌人打倒。

唐仲勋把掩蔽部里收留起来的人都带出来，参加战斗。双方都是短促的自动枪火力，敌人的炮和重机关枪都用不上了，这样敌人在地形上就占了劣势，我军迫击炮弹正在敌人进攻的人群里爆炸。

整整战斗了一天，太阳已经偏西了。但人们看不见天日，只是从敌人攻击的动作上，从敌人炮火上看出了他们疲乏的样子。

廉金泰郁郁不乐，又坐到李永和跟前。心想：“明天怎么办？”唐仲勋这一天真是战战兢兢，他想：“往后就会好了。”姜万杰是兴奋，他真正参加了战斗，而且打退了敌人。

天黑，后面来了担架。唐仲勋把担架领到李永和跟前，李永和抓住廉金泰，廉金泰抱起李永和来说：“李永和！说多少话也不如赶快把你送走。不要难过，多会儿没有战争，也就没有这些了。负伤痛苦，分离更痛苦，我们会再见的。”